

幸福的麦子

邓同学

一缕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吹绿了大江南北。

农学书上说,风也是庄稼生长必需的一种因素。从春天一直吹到夏天,麦子就熟了。

走进五月的田野,我感到麦田里那种暖暖的气息。刚下过雨,太阳一晒,好湿热。好在这几天小麦正灌浆,要晴天。放眼望去,麦田里遍地金黄。无垠的麦浪,从一个村庄翻腾到另一个村庄。和风吹来,麦田像晃动的金黄色的地毯。一个老农走进田间,麦田接受着他的检阅,他就像一个将军,每个麦穗都是他的战士,他要察看麦子是否成熟,每个麦穗都高高举起小手。老农顺手掐下一个麦穗,在手心里揉了揉,吹去麦糠,数一数每个麦穗有多少个籽粒,然后放进嘴里咀嚼品味麦香。老农一脸的自豪,今年又是千把斤!麦子,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家居豫东平原,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爹娘是如何艰难。大学毕业后,每到收麦的时节,我都请假回家帮爹娘干几

天农活。我回家,能减轻一点爹娘的劳累。上个世纪,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不是很,我和爹娘也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地里割麦子。我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干起来也绝不含糊。割下麦子,要拉到场里,还要垛起来,防雨淋,再用脱粒机脱。脱粒的时候人不够,就请人伙着干。麦子割过,爹娘会把遗留在地里的麦穗捡回,一个麦穗也不舍得落在地上。但是,那一天,很少有闲人。后来,家里添置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爹娘的劳累程度就减轻了一些。爹把手扶拖拉机、脱粒机看成宝贝似的。

这几年,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

高,种麦时有旋耕机,收麦时有收割机。进入五月下旬,山西、河北的收割机就从北方开始到河南,轰隆隆从公路上驶过,一辆接着一辆,很壮观。我感到,收割机就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

农谚说,“麦熟一响”。麦子收后,就要及时种秋,播种玉米、大豆、芝麻等。“五黄六月争回楼”,就是说这边播过种子后,再回来看看,种子已经开始翻身了。很形象地说明了农时的紧迫。麦季,包括收麦和种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麦季要月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麦季要半月到二十天左右。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个麦季要十来天。如今,麦季变短了,一个星期左右。乡亲们说,如今种地也幸福了,不用弯着腰收割了,种地政府还给补贴。

据报道,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一连增。在粮食总产量实现十连增之后,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基础设施潜力已充分释放,在高起点上继续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夏粮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首仗,意义重大。然而,2014年,我国夏粮大丰收,且实现十一连增。我国用占世界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的确了不起。河南,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小麦产量占全国的27%。周口更是了不起,我们周口的粮食够全国人民吃半个月。所以说,河南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自然灾害频发,但每次受灾后,中央政府都及时拨付专项资金,农业专家积极支招恢复生产,就有了连年的丰收景象。粮稳天下安。



龙湖碧波

王映 摄



致高考考生

◎高曙光

夏天就在眼前
校园生机盎然
绿柳抚岸
荷叶田田
湖畔的合欢树啊
盛开在校园

夏天就在耳畔
校园晨读依然
旭日东升
河水潺潺
湖中的锦鲤鱼啊
就要跃出水面

夏天就在身边
校园生活将成为记忆的沉淀
十几年来寒窗苦读
梦想着飞向蓝天
今天走进考场
眼前是让人心跳不已的试卷
苦思冥想
花明柳暗
黑板上方的时钟啊
滴答滴答
额头的汗水啊
滴答滴答
手心里攥着自己的明天
今朝是否梦圆

夏天并没走远
带着梦回到春天
今夜无眠
想三春花落后我不流泪
想双亲祈盼我大学梦圆
夏天并没走远
带着笑回到秋天
今夜不眠
听一曲心动我不孤单
听一夜风声我睁着双眼
别了我的高中校园
别了我的四围蓝天
别了校园里盛开的玉兰
别了那一张张熟悉的脸

鸟儿

宁高明

风儿拂过天空,云层仿佛透明的轻纱,淡蓝,轻柔。

空旷的原野上,毛白杨依然闪烁着素洁的光芒,它们的脚下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狗尾巴草,虽然落光了种子,依然在春寒料峭中招摇,仿佛冬日的尾巴。

一声鸟鸣,起自遥远的天边,缥缈,清新,拖着冗长的哨音,仿佛春天的音符,打破了天地之间的沉寂,又仿佛是遥远的呼唤。倾听于天籁之音,大地为之一动。

是啊,那尖利的一声鸟鸣,就是春天的序曲,从蔚蓝的天之角唱响,一只白鸟刺破天空,呈现出奋飞的靛影,如一片微微启动的云帆,一只鸟,又一只鸟……渐渐越聚越多。鸟鸣越来越响,越来越清脆,洁白的小鸟,不知名的小鸟,在遥远的天之角,密密地集结,重重地排列,像古罗马战士的方阵,在广袤的天地之间,被肆虐的风推挤着,撕扯着。它们是一群充满活力而激情四射的鸟儿,不知道疲倦,也忘了饥寒,拖儿带女,呼朋唤友,漂泊在无际的天空,或

栖息于春水流动的土地。

鸟儿激活了天空,天空激活了大地。那么多的鸟儿,一阵阵起落,一排排翻滚,勇往直前。它们飞过的田野,杨柳青青,风筝悠悠,迎春花次第开放;它们飞过的河流,清风徐徐,水波不兴,鱼儿欢快地鼓着水泡;它们飞过的村庄,鸡儿喔喔,羊儿咩咩,农人赶着牛儿走向田间地头。它们飞啊飞,它们曾经飞过了流沙一样多的日子,飞过树叶一样稠的城镇村庄。它们飞不动了,大地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它们栖息的家园。

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它们要到哪里去。它们踏着春天的旋律而来,扑闪着整齐划一的翅膀,风雪满途时寻找温暖,饥饿时寻找食物。有时候风餐露宿,有时候风雨兼程。它们是春鸟,翅膀在天地间划出执着,划出青春,划出明媚。它们是一群快乐的鸟儿,与流云为伍,与星星作伴,在天地之间谱写生命的赞歌。它们又是一群忧伤的鸟儿,树林里有网罟,草丛中有猎枪,它们在扭曲的人性中飞出生命的脆弱和生死离别。

它们是一群悲壮的鸟儿。

长夜漫漫,路途遥远。它们在南方北方之间来回奔波,在湛蓝的天空下,大片大片的春鸟,像洁白的云,像灰暗的云。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流动,从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出现,又从另一条遥远的地平线消失。它们时而聚拢,时而分散。它们分散时,让人几乎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聚拢时,人们又感到了震撼。一些鸟儿落单了,依然悲鸣着义无反顾;一些鸟儿生病了,即使落在泥沼,目光依然热烈地望着北方。

遮蔽了天空的鸟群啊,到北方去是为了生,到南方去也是为了生,正是在这来来回回的奔波中诠释了生命的历程。

读懂鸟的,不只有天空,还有广袤的大地和四季的变幻。当冬天来临,北方被冻住的时候,冻不住的只有鸟儿的翅膀;当残冬过去,春天来临,有花朵会在遥远的北方开放。在春风中渐行渐远的鸟啊,传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片广袤的大平原,每一片金色的土地上都能长出一个丰硕的秋天。

从平凡、平淡与细微中凸显率真

——李国印先生其人其书

王猛仁

书家之一。

如今,在人云亦云、生存状态相对狭窄、又略显浮躁的社会场景中,书法界也是慌不择路,闻风而动,时而焦虑,时而虚泛,时而喧腾。人们在观望、兴奋、乏力、无奈与反复中,有那么一部分人仍在水一方,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怀揣着心中的那份美好与虔诚,以一颗平常、淡然与敏感的心,坚守寂寞,固守本真,最终,以人生的另一道风景,俯拾艺术的美好和生活的安谧。

前不久,市书协编辑出版了一套《国展精英——李国印卷》。集中展示了国印先生近年来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对魏碑艺术创作的操守,甚为显著,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一般人的眼里,“李国印”这个名字是相对陌生的。业内只知道他在税务系统工作,平时喜欢吟诵染翰,几十年不离不弃,守望着自己的艺术天地,潜心读书,遍寻名贤,时有斩获。同时,又能时常把自己对于书法与诗歌的全新理解与感悟毫不保留地与身边的人分享,是周口文学艺术界当之无愧的耕耘者、实践者、传播者与弄潮者。

“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国印先生以古为徒,效宗二王,师法唐宋诸家,于《李壁墓志》、《张猛龙》、《鬻宝子》、《张迁碑》用力最勤,所得亦最多。真正悟到了魏碑古雅劲秀、清灵爽健、浑厚华滋、刚正饱满的真谛,成为周口书坛并不多见的魏体代表书

家之一。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书家与学者,学不是目的,关键是要化,要出,要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个人面目。他学古不泥古,他对书法的理解上升为对古人精神的吸纳,把个人的审美取向建立在去伪存真的现代创作范式上。什么好与坏,美与丑,雅与俗,在他眼里一目了然。尽管他笔下的魏碑影子较重,但细看时又觉与魏全然不同,字形之中,字形之间分明闪动着李国印自己的影子。

当年,国印先生在中国书协受训时,曾得到过李松先生的亲传,评曰:“在他独具个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唐宋明清灵巧秀美的余韵和汉魏开张大气的淳古。”是的,他的极具现代审美风格的布局看似不经意却又刻意为之的字形字法的枯湿交织,以及浓淡交错的墨法和奇逸多姿的笔势,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构成。这些,想必就是李国印书法艺术展示给人们的感人之处。在这一系列的酝酿、构思、制作的过程中完成了书法创作境界的飞跃,轻松地自由地进入了雅静空灵的艺术空间。其实,对每一个艺术从业者来说,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而且这种个人风格一旦确立,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国印先生是一位复合型书家,其本职工作似乎与书法相距较远。他在基层工作期间,肩负着领导和业务的双重担

子。而在书法和诗歌创作领域,又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多方面的艺术创新能力,其艺术生活的经历基本上和当代书法热的兴起与发展同步。从这一点来看,我想国印先生应该是当代书法人中一个成功的缩影。我与李国印先生相识有年,从最初到现在,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随和很善良很圆融的人,接触渐多,才感觉到他的书法、诗词、文章也是平实自然而尽显睿智和才华,一如其为人,这让我愈发觉得其人为文深信不疑。我与国印先生的交往犹如君子之交,而又相忘于江湖。国印先生人缘好,游历广,儒雅博学,一些朋友提起他来,总是赞赏有加。

除此之外,国印先生好读书,结善缘,交益友。他的“品茗论道”正如其写字一样,能把瞬间的观感和顿悟化解到他的作品里,让作品绽放出少有的书卷气,升华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并因此而定格了他作为文人书家的超然气质和风格特点。现在,国印先生仍沉浸书斋,殚精竭虑,吟哦不断,手书不辍,每每有精品力作参展于全国及省内外的书法大展中,其书法功力、艺术水准和学术含量,越来越为业内首肯。平日,他不断用诗的语言,追逐着流逝的时光,谱写着书法的辉煌篇章。以诗言志,以书铸情,互为渗透,相映成趣,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不朽精神。

我很赞赏尼采的一句话:“在你立足的深处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任何

一种艺术,没有坚实的功底,没有心境的宁静,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永远做不好的。国印先生的勤勉、勤奋与出彩,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一种激励。欣赏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常常能使人产生情绪上的愉悦,那种愉悦,蕴藏在心底,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国印先生是一位朴实、憨厚、不大声张的书法家,但作品却生机盎然,奇诡多变,极富阳刚之气。他的书法修为不仅仅是艺术修为,而是一种情感修为,一种人格修为,给人一种感官的冲击和心灵的通透。这种感受,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超脱,让人感受着平和的力量,平淡的魅力。他的笔法技巧,不像目前现代书风那样充斥着矫揉造作、千奇百态的张扬,他在技法之中淡然地诠释着“苦学苦练、道外无物”的内功,从结体到布局,从起笔到收尾,没有一丝躁动的痕迹,墨韵气息很是典雅。巧与拙,聪与钝,通与隔,熟与生都坦然地洒落在自己的作品里,让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画面中透露出的骨力与骨气,甚至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与世无争的澄澈心灵。

今天,我不敢妄称李国印先生已经达到了如何如何的高度,但我可以自信地讲,他的书法已营造出了一钟唯美的境界,表现出了自我的朴实、高雅、善良、平和,写出了生命之花,令我钦佩。故撰此短文,谨祝国印先生艺术青春永驻!

麦子在抽穗(外二首)

◎徐桂荣

仅仅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是不够的
还要卸下耳廓及内心里
隐秘的杂音
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
像一棵麦子
忘记时间与奔跑
只记得脚下的泥土和水分
这时候,你就能听见
满地满野的麦子
一起哗哗啦啦
拔节、抽穗的妙音

麦子熟了

所有的日子都沉甸甸的
所有的姐妹
都勾着头,心事羞涩

悄悄地

控干所有的水分与梦想

将内心的阳光掏出来
将内心的芬芳也掏出来

只待镰刀响起
被宿命收割
成为香喷喷的粮食
喂养以后的日子

麦子来到六月

失去水分,青色,钙质
躯体中空时
便一排排倒下来

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一棵麦子。一场麦子
一年又一年的麦子。最后

都要交出所有的籽粒
像老人
留下全部遗产,自己消失

麦收(外一首)

◎王雪奇

布谷声声收麦忙,
男女老少齐登场。
麦粒饱满老农乐!
歌唱丰收粮满仓。

青松

山育我来我秀山,
自幼扎根岩缝间。
风霜雪雨怎不怕?
磐石精神我借鉴。

五谷台恩怀

◎薛顺民

登高思古忆神农,
漫品宛丘陈楚风。
百草遍尝经百险,
桑田施教建奇功。

情随阡陌生豪气,
诗贯云霄赞圣名。
举望一川东逝水,
陈州处处绘丹青。

长城

◎王长里

长城数万里,
蜿蜒似巨龙。
昂首东海际,
摆尾戈壁中。

游走崇山上,
穿梭在峻岭。
出生神州地,
腾飞傲苍穹。

幸福走上高山顶

王天瑞

这个小村,师长和师政委来过,市长和市委书记来过,专家们来过。他们来过之后,就研究决定,帮助这个小村建一座矿泉水厂。最后,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由我带领两名干部住到村里,和村干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筹备建厂。

我们师和市里,有一个“军民共建计划”,全师用五年时间,帮助市里100个小山村建成文明村、富裕村。我们政治部的帮助对象是高山顶村。高山顶在哪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山后走过百里爬坡路,才找到村里。小村海拔1600多米,全村82户人家,388口人。村的东边,沟壑纵横,乱树茂密。村的西边,崇山峻岭,云缠雾绕。村的北边,是刀劈斧削般的悬崖峭壁。站在悬崖峭壁上,能瞭看到乡政府旁边的宋代古塔,但古塔究竟什么样,很多人只能想入非非。千百年来,从没有听说谁胆敢从悬崖峭壁上攀援上山或下山。也许是鬼斧神工吧,村中突兀一座石柱,石柱下有一个大大的泉眼,泉水喷涌而出,又奔腾向北,从悬崖峭壁上沿着风化崩裂的石缝,日夜不息地流直下……

听说要在村里利用山泉建座矿泉水厂,很多人笑了。那时,人们还没有喝矿泉水的概念,所以摇头的人多,点头的人少。我和村民们谈过一遍心后,发现只有一位刚刚从部队转业的陈姓连长兴奋异常。我又和他谈心,他很乐意挑起厂长的担子。他毕竟在部队受教育多年,毕竟思想解放,毕竟高瞻远瞩。我说,要建厂,首先是钱,没有钱就寸步难行。陈连长说,没钱,他筹,筹个100万元,问题不大。他手里有转业安家费30万元,他能从各地战友那里借50万元,他爱人是城市人,还能从岳父岳母手中借20万元,将来再集资100万元,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陈连长倒把我说得欢欣鼓舞。

在竞选厂长大会上,陈连长郑重承诺,建设矿泉水厂,实行股份制,年底按

股份分红;村里年满18周岁到60岁的,无论男女,都可以上班。那时,工资加分红,幸福就走上咱高山顶了。他还声明,他投入的钱不分红,当厂里真正富裕了,可以把钱还给他。有人问,企业亏损了怎么办?他说,企业亏损了他的承诺不变。有人问,企业倒闭了怎么办?他说,企业倒闭了各家各户的股金原数退回。还有人问,生产的矿泉水怎么运出山?他说,在村北悬崖峭壁上修条路。很多人笑问,能修吗?他笑说,能修,当然能修,马上就修。会场上沸腾了,高山顶沸腾了。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陈厂长走马上任,立即兵分五路投入战斗:办理建厂手续,送样水进京检测,联系施工队盖房,派人购买机器,组织青年人开凿隧道。要说开凿隧道,那可是艰巨、繁重、辛苦、危险的活计。过去,村民们从村南出山,要走百里路,今后从村北悬崖峭壁上出山,那就神奇地缩短了距离,谁能不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呢!青年们腰系绳索,手舞铁锤、钢钎,沿着悬崖峭壁的走向,要开凿一条可以跑汽车——高5米、宽4米、长1000多米、坡降15度、“之”字形的隧道,可谓举步维艰。我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党委立即决定,派出3个工兵连,携带先进机械,前来支援。转瞬之间,工地上热闹非凡。隧道从四个坑口开挖,同时向前掘进。炮声、锤声、钢钎声、机器轰鸣声……交织着、缠绕着、汇集着、冲撞着……一起向大山宣战。谁也没有料到,历经一年时间,第一批罐装矿泉水就兴高采烈地走出了大山。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特快信。信中说,高山顶村变成了全省著名的文明村、富裕村、幸福村,矿泉水厂要举行大庆,邀请我不去参加大庆活动。我看了信,吃不上,睡不着,心驰神往。我已转业多年,还真想去看看高山顶的父老乡亲们。我急忙打点行装,再带上当年在高山顶拍摄的一大摞照片,准备立即出发。